



传统评书

袁阔成 口述 张瑞霖 李程 整理

时迁大闹大名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时迁大闹大名府

袁 阔 成 口述
张 瑞 霖 整理
李 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王家德

时迁大闹大名府

袁阔成 口述 张瑞霖 李程 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5 4/16 · 字数 100,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制

印数 1—191,000

统一书号：10093·512 定价：0.45元

《时迁大闹大名府》序

薛 宝 瑰

时迁是人们钟爱的水浒英雄。他和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一样，都出身于平民阶层，甚至比他们还穷苦，是一位衣食无靠、飘泊不定的流浪汉。他和这些英雄们一样，具有侠肝义胆的豪爽性格，而且，机敏、诙谐，无拘无束，似乎一切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但是，《水浒》原书对他的描写不多，只是在五十六回《吴用使时迁盗甲》和六十五回《时迁火烧翠云楼》中，进行了一些介绍。而着重刻画的还是他鼠窃狗偷的绝妙本领；没有更多揭示他的心灵、他的性格成长历史、他在重大矛盾斗争面前的态度。一句话，他还没有传，没有象武松、鲁智深、李逵那样独立成篇的自己回目。因此，这一直是人们欣赏《水浒》时的一件憾事。可以说，为时迁立传，是人们审美的愿望和需要。

由袁阔成同志播讲，张瑞霖、李程整理的《时迁大闹大名府》，就是为时迁立传的独立篇章。它以时迁为线索，以“大闹大名府”为中心事件，正面描绘了几位水浒英雄——时迁、卢俊义、燕青等投奔梁山的历程，展示了这场起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战斗景象，以及对宋王朝的致命打击。原

书至七十回是一个重要转折，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七十回稍前几回也大体格局已定，在矛盾斗争面前呈现了饱和、僵持，强弩之末的状态。原书情节的核心是宋江、吴用等人诱逼卢俊义、燕青上山，采取了与《水浒》标榜的宗旨——“忠义”完全相悖的诓骗和权术手段。简要情节如下：

大名府富户玉麒麟卢俊义雪天救李固，留为管家。李与卢妻贾氏相通。梁山慕卢名，吴用携李逵乔装星士，赚卢离家，于离山左近，故与游戏，卢败，至金沙搭客船，为张顺擒。宋江等劝同聚义，卢坚不从，留居一月，仍回家中。李固与贾氏合谋出首，陷卢入狱。中书梁世杰受贿，刺配卢俊义，李固又买通董超、薛霸，于中途加害，卢仆燕青冷箭射死二差，背卢而逃；卢复被官头擒获，出斩，石秀跳楼，劫法场，竟同被擒。时迁奉命散放没头帖子，惊吓梁世杰，保全卢等性命。吴用计遣众好汉乘元宵节，乔装入城，擒大将索超，打破大名，救卢、石同上。

这些情节从六十一回至六十六回，由六个回目演成。稍一分析便会发现它们的偏颇之处。首先，宋江追随卢俊义，动机是不怎么纯正的。与其说他倾慕卢的勇武和人品，不如说为其财势和影响所动。也就是说，宋江企图通过卢俊义入伙，来提高梁山的身价和自己的地位，以便表明他们这一伙并不尽是鼠窃狗偷之辈，从而为他进一步改变起义的性质，为招安、投降做好准备。手段的恶劣说明目的的卑鄙。在争取卢俊义的过程中，他并没有采取晓之以“义”的正当手段，起始是阴谋诈骗，派吴用以星相说客为饵，引诱卢俊义东游

进香。继而是绑票劫持、设下圈套，对朋友采取了突然袭击。最后，表面是殷勤留客，实际是恶毒软禁。壁上题诗，截住后路于前；假意挚诚，去留“自由”于后。把个卢俊义从肉体到心灵进行了种种摧残。其所起的作用，和卢的冤家对头李固及其妻子贾氏一样，置卢于进退为谷、生死无门的绝境之中。其实，也可以说，是李固和宋江里外配合，把卢俊义搞得家破人亡。所谓留住月余，只是缓兵之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卢俊义早已无家可归。而所谓送卢还乡，更是送入虎口，李固不去告发，也自有别人揭露。这一切，卢俊义如同装进闷葫芦里，完全在被欺骗和捉弄之中。因此，后面的劫狱，虽使他死里逃生，却未能由衷感动。“逼上梁山”，不是来自于敌方的阶级重压，而是来自于自己的权术诡计，这自然是根本性错误。实际上，卢俊义本人的形象也受到损害，至少是矛盾模糊的。他是英雄却只有妇人般见识。一个吴用的卜卦，就把他吓得九魂出窍；一个浪里白条张顺，就使他潜龙入渊无能为力；而他的妻子、他的管家更是拨弄他如同弹丸。设若没有入山以后的种种行为，我们在这几回里真难看出他的英雄本色。一句话，他一直是被动、软弱、浑浑噩噩的，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难怪前人评点此节感慨地说：“此书全部关节，至此一切都尽也。”

另外，原书在人物安排上也详略欠当、重点不明，缺少一双富于变化、贯穿全篇、耀眼生辉的“眼睛”。故事的格局，人物的座次已如前述基本排定了。除去卢俊义一直处于被动状况外，梁山一方大体采用星点散落、平均使墨的交替写法。时而是“张顺夜闹金沙渡”，时而是“劫法场石秀跳楼”，时而

是“关胜义取梁山泊”，时而是“时迁火烧翠云楼”。这种写法自然有它丰富的色调、摇曳的姿态，可以统观矛盾双方的对峙，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在相持中产生扣人心弦的悬念。但由于几个主要人物（如石秀、张顺等）的性格，在以前诸章中已经大体完成，因此，就极易陷入单纯的情节演义。特别是时迁，原书中只把他作为次要、陪衬人物，穿插于其它事件的交代之中，他的性格、他的经历，只具轮廓，并无眉眼，更容易使人模糊、淡忘，不被注意。可以说，他的性格虽极富喜剧因素，但并没有深入开掘；他的经历虽可以铺展为曲折动人的情节，但并没有事件和矛盾的依附。于是，只能在他的外形上渲染而终失其神，只能夸张他的形体灵活、动作利索，不能由表及里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不能把他以往的经历和现实的处境联系起来，在时迁的规定情景中完成自己性格的塑造。而且，更有甚者，这种夸张的表面渲染，有时竟会冲淡甚至扭曲他性格的本质方面。比如有些根据原书改编的某些戏曲，竟把他描写为毫无是非和美丑观念的无赖，形悖于神、因形伤神，这自然是原书中又一个“英雄无用武之地”。

袁阔成同志谙熟原书，深知其中的偏颇，他拉开了英雄们起义的距离，宽疏了各自行动的起点，按照评书艺术提供的宏大容量，生发，敷衍，从容不迫，极大强度地抻长了全书的时间经线，不从节外生枝，而在尾处蝉联，于全书关节将尽的时刻，重新丰富、酿造出一部新书来，而其中的关节、钥匙，仍是从时迁这一小角色入手。

时迁是全书的“书胆”，是观众视线的焦点，是各种矛盾

和人物关系的接结，是整个矛盾危机的引线。他的行动推动着中心事件——“大闹大名府”的发展，他的性格粘结、纠葛着各色各样的人物，他的经历阐述着这场斗争的历程，也同时在这场斗争中完成他自己性格的塑造。和原书不同的是，时迁是在这一回目中才正式出现的。他敬慕梁山但是投靠无门。于是卢俊义父子的遇难，就成为他求救于梁山的直接动机。但是，宋江和吴用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与其说是忌讳他偷盗，不如说是嫌弃他卑微。因此，他焦急、悔恨，竟至为朋友两肋插刀，准备上吊一死。他的行动滑稽，性格单纯，纯洁的心地明净如水。其实，卢俊义的上山，也是由他酿发、促成的。当燕青被解除误会，天外楼为其办宴压惊时，时迁突然前来祝酒，亮出了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同时声称他是梁山的全权代表。这一来就不仅把他自己，而且也同时把卢俊义父子裹挟至梁山一方。他不愧为梁山英雄这一光荣称号。在此之前，他已夜游皇宫、留下姓名，对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大胆挑战。虽然身未入伙，但心早属梁山，早已按照梁山的模式来铸造自己的行动和性格，单纯中显示着勇敢、无畏和正义。而这正是梁山英雄们也同样会采取的行动。燕青就是被他的“义”字感动，无法也不屑解释即和敌手大动起干戈。这偶然性的行动结合中，有着必然性的思想依据。“义”起而“义”结，卢俊义的行动也贯穿于这“义”字之中。燕青事发以后，他没有惧势忘义、谈虎色变，对统治者低头屈服，而是急于采取应对之策。从卢俊义、燕青和高俅、梁中书的反映中，我们已感到梁山存在的巨大威力。一方是自觉无法解释、不必解释、如何解释也解释不清；一方是勿需调查、不

必调查、再调查也无济于事，必须马上剿平梁山。尽管他们暂时还不是梁山上的人，但是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彼此分属于两大对立营垒。而时迁虽未入伙，却为梁山张目，为扩大起义队伍、打击反动王朝，采取了义不容辞的行动。

集中的焦点和开阔的视野、单纯的情节线索和丰富的生活场景结合，显示了作者在结构章法方面的功力。作者稳稳地把握住说书艺术的特点，按照时间的顺序，如茧抽丝般地把层层迭起的事件，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清晰、明确、有条不紊地铺陈开来。情节的链条是全书的经脉，它推动着矛盾的进展，散发着悬念的魅力，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和斗争的实质。空间的场面是全书的血肉，它丰满着人物性格，纠葛着人物关系，从细部对人物和情节进行具体入微地描绘。在时间经线和空间纬线的编织中，时迁是来回跳动的织梭。从纵的方面分析，他以自己的行动，挑起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如同电钮一样，使矛盾着的双方接火，把本来梁山要争取卢俊义的企图，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把高俅、梁中书乃至宋徽宗一伙要剿平梁山的死灰重新再燃。或者说，这场斗争由他的行动酿成，他的行动也正在这场斗争中显现。因此，不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人们总是忘不了时迁，忘不了他跳来跳去穿针引线的作用。他既是中心人物也是线索人物。情节的巨浪淹没不了他，相反，他是飘动在浪尖上的灯标，标志着斗争的具体行程。从横的方面分析，他以自己的灵活、多变，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结成形形色色的生动关系。可以说每一战斗场景都有他若明若暗的影子。生铁佛和高俅的关系，由他而深化、展开，一把紫

金八宝夜光壶成了关连全书、贯穿始终的道具，它是矛盾激化的象征，力量对比的量器，也粘结、组合着各种人物关系。而九尾龟陶宗旺、飞天大圣李衮、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等梁山以外的一伙，则是由他而云集一起，因他而一致行动的。至于他与水泊梁山疏通关系，在这场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一句话，敌、我、友三方间的矛盾和联系，分化和组合，都离不开我们钟爱的喜剧人物时迁。评书艺术当然以时间经线为主，以空间纬线为辅。时间的进展，提供了画面的描绘；而画框的展示，也只有溶于时间的进展之中。离开时间，空间是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具有间接和虚拟特点，是由叙述的方式表现的。空间只是时间进程中的一个网结，必须由时间的经线串起。于是，不同的回目既表现了情节的错落起伏，又张开了人物关系的空间织网。《时迁大闹大名府》的时空关系，主要凭借于时迁体现。他是时空交叉点上的一个“座标”。

然而，时迁只可带动并不能代替全书，时迁是书的“眼睛”并不是书的全部。还有许多大关节的场次需要正面表现，因为中心内容并不象《武十回》、《宋十回》那样，仅仅表述时迁如何走上梁山，而是通过“大闹大名府”，通过卢俊义、燕青等人命运的转变，来正面描写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斗争，时迁的经历只是在其中衬带、隐现出来的。或者说，这是一部庞大的复合体，多种头绪交织一起，设若只以时迁为主脑必然缺少凭借又失于单薄，设若只以卢俊义为中心也必然陷入单纯的情节演义。为此，在章节的组合、重点的突出等方面，就必须讲究一点章法。

作者在驾驭矛盾时娴熟、自由，做到了象《醉翁谈录》中

所说的“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拾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可谓忙里偷闲、虚实得当、主次分明。一般说来，交代矛盾宜快、宜隐，既要迅速地提出悬念，又要清楚地介绍人物。明快与含蓄是互为里表的。五回以前，作者采取背面敷粉的写法。把生铁佛作为和时迁性格各异、却始终相连的对比、反衬人物。欲写时迁先写生铁佛，写他偷盗紫金八宝夜光壶所引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写他的技艺和狡猾，然而，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所自恃的一切，都被不曾出场的时迁看破，似乎在漫不经心的戏耍、笑闹之中，就把他的马脚截破。明写生铁佛，暗写时迁，可谓移花接木、一箭双雕。然而，生铁佛的妙用还不止于此。一个倒踢紫金冠的绝招，引出了他和浪子燕青当年的瓜葛，提供了他向高俅和皇帝老儿晋见的厚礼。由枝及节，全书的中心事件和基本矛盾正由此提出、展开。发展矛盾由浅入深、由简至繁，一般说来忌直、忌露，曲折而错综——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常于此处设笔。是矛盾由起始至高潮的过渡，最吃功夫，也最重要。六回至九回，大体处于这一阶段。一当时迁的轮廓已经勾清，矛盾的悬念已经形成，作者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使他的叙述摇曳生姿、千变万化。“天外楼徐宁放燕青”，引出了卢员外的家庭风波；“贿节级李固害主人”，又促成了梁山的乘机而动。就象暴风雨前聚集阴云一样，一切都容不得间歇和拖沓。然而，作者却能够忙里偷闲，绝不在紧张处分散笔力。作者深知那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将影响矛盾的整个进程，把时迁淹没在冲突的惊涛骇浪之中。因为原书已经规定了他的大体性格和地位，

再新再奇的情节也只能在“大名府”冲突中映现，并不能破坏原书的情节逻辑。因此，大凡这种热闹场面，作者总是把时迁搁下不表，就好象绵密的针线一样，并不于明处绽露针脚，而是在适当时机，在时迁适应的规定情景中，于冷落时、清静处将时迁烘托出来，给他足够的用武之地。第五回“鼓上蚤大闹天外楼”是一幅画面，第九回“鼓上蚤投奔梁山泊”又是一幅画面。这两回分别锁住了矛盾的起与承两个阶段。缝纫的引线，在衣服做成时挽结。而所谓高潮，自然是作者抒情的中心、观众的期待所在。它不是自然平安而来的。就如同水池蓄水一样，只有把水位蓄到一定高度，才突然打开闸门使瀑布倾泄而下。因此，它宜充分而不宜简略，宜酣畅而不宜匆忙。矛盾的对峙剑拔弩张，性格的较量如箭离弦，场景的描绘由远及近，细节的刻画纤毫毕见，十回至十六回正是这一场暴风骤雨，就好象卷起浪峰需要旋涡的回潮一样，它也几乎是几起几落的。五棵杨正战得难分难解，却突然把卢俊义解回；黑旋风潜入飞龙观，恰遇到时迁被俘；而十三回以后，才正式摆开了战场，“阮小七惜老除二霸”，“黑旋风智劈小紫都”，作者展示了他笔下的画廊。惟独在“梁山将血战大名府”，我们最关注的时迁却一笔未提。然而，这仍是匠心独运的掩笔。作者钟爱时迁，深知在那个战场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于是，采取话分两头的写法，描绘了时迁在另一个战场的战绩。他火烧翠云楼，为另一个战场做了有力的配合。那把曾经贯穿于全篇、连结情节与细节、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小道具——紫金八宝夜光壶，也同时在此做了戏剧性交代。我们惊喜于作者的魄力和智慧，也期待着别开生面的另一新篇。

目 录

第一回	太尉府做寿劫国宝 穿和尚盗壺甩飞刀	(1)
第二回	齐府尹奉命缉贼盜 二都头隐身捉凶僧	(10)
第三回	鼓上蚤留東戏和尚 曹掌柜出面保燕青	(19)
第四回	生铁佛献艺获龙牌 鼓上蚤趁宴亮國寶	(29)
第五回	九尾龟力拍何兴旺 鼓上蚤大闹天外樓	(29)
第六回	天外樓徐宁放燕青 太尉府奸賊獻毒計	(48)
第七回	金枪將暗通卢员外 李管家私見梁中書	(57)
第八回	救員外燕青中敵計 賄節級李固害主人	(65)
第九回	急先锋解送卢俊義 鼓上蚤投奔梁山泊	(75)
第十回	五棵楊素超戰李俊 聚義廳吳用降李逵	(85)

第十一回	黑旋风装哑入贼庙 飞龙观寻酒救时迁 (95)
第十二回	飞龙观除恶救良女 大名府访友探真情 (105)
第十三回	梁中书升堂审英雄 吴军师派将劫法场 (116)
第十四回	铁臂膊怜弱宰悍卒 阮小七惜老除二霸 (126)
第十五回	黑旋风智劈小紫都 生铁佛穷追卢俊义 (135)
第十六回	鼓上蚤火烧翠云楼 梁山将血战大名府 (145)

第一回 太尉府做寿动国宝 穷和尚盗壶甩飞刀

(念) 徽宗无道宠权奸，
鱼肉百姓罪弥天；
梁山英雄揭竿起，
除暴安良美名传。

话说宋朝七帝哲宗晏驾，九大王赵佶登极，为八帝徽宗。宋徽宗沉溺酒色，寻欢作乐，忠奸不分，宠信权臣，横征暴敛，捐税繁多，只弄得朝政日非，纲纪日下。那真是贪官污吏如猛虎，土豪恶霸似恶狼；黎民百姓卖儿卖女，讨要无门，家破人亡。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哪！

在江南，反了铁臂金刚方腊；在河北，反了陆地追风小陈平田虎；在淮西，反了双头太岁王庆；在山东，水泊梁山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名叫托塔天王晁盖，他扯旗聚众，坐了第一把金交椅。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神出鬼没，砸官府，劫军粮，攻城池，占商埠，杀富济贫，惩恶除霸。官府惧怕异常，多次派兵围剿，都被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打得丢盔弃甲，一败如水。

当时，宋徽宗身边有四个宠臣：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奸贼结成死党，贿赂公行，颠倒是非，残害忠良。

他们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天下百姓对这四奸恨之入骨，若能逮住这四奸哪，就能把他们扒皮抽筋，锉骨扬灰，倒点人油蜡！这四奸里最坏的数那高俅。高俅官拜太尉，兼任京营殿帅。这官真不小，称得起官高爵显。

高俅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无赖，交了一帮狐朋狗友，整天是偷鸡摸狗、吃喝嫖赌、装神弄鬼、坑蒙拐骗。有人给高俅送了十个字：奸、懒、馋、滑、坏、阴、毒、损、黑、狠。后来，由于别人推荐，他在王都尉府当上了亲随。高俅会踢一脚好球儿。是现在的足球吗？不，那年头没足球，踢的是绣球。高俅能踢出好多花样来，什么苏秦背剑、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

有一次，高俅到九大王府去送书信。九大王是谁？就是以后的宋徽宗，那时候他还没继位。九大王特别喜欢踢球。高俅去王府时，他正在踢球呢。高俅不敢上前打扰，就站在一边等着。九大王踢着踢着把那球踢飞了。按现在话来讲，就算要出界了吧。正好，这球奔高俅去了，高俅一激动，来了个登云赶月，嘭！把球给踢回来了。这一脚踢得漂亮，在场的人齐声喝彩。九大王立时愣住啦！哎哟，这球踢得绝呀！他当即奔高俅走了过去。高俅吓得急忙双膝跪倒，抖衣而战，因为这有杀头之罪呀！九大王双手把高俅搀起，夸他这一脚踢得好，不但没降罪，还赏了他二百两银子。后来，九大王继位登极，封高俅为太尉，兼任京营殿帅。

高俅的官儿，纯粹是踢球踢出来的！

这小子当官儿之后，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老百姓恨他，文官武将怕他。这路人得罪不起，越有本事的人越怕这路人。

你别看他没真本事，可有一肚子坏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在皇上面前说你几句坏话，重者入狱丧命，轻者呢？大概三年也翻不过身来。

这么说高俅的官儿当得挺自在？不。为什么？他整天价冥思苦想，总琢磨整人啊。他害了豹子头林冲，害了金钱豹子汤隆……高俅知道自己是老虎掉山洞——伤人太重。天下这么多的英雄好汉造反，他知道不知道？知道。他怎么想的呢？哼，反吧，你们在外边儿爱怎么反就怎么反，我不管，京城一呆多保险哪！他上朝下朝带着好多保镖的，可以说是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老百姓要想靠前一步，真比登天还难。

高俅这么小心，那么注意，最近他还摊事儿了。这事儿轰动了整个东京汴梁城。什么事儿？西凉给宋徽宗进贡，送来了一件宝贝，是一把酒壶。这把酒壶非同一般，是用一块紫金刨制而成。壶的形状就象一条龙似的。那壶嘴儿是龙头，壶把儿是龙尾，在酒壶的壶盖儿上有四块宝石，每块宝石上刻着一个字儿：天、云、日、月。壶底下也有四块宝石，同时刻着四个字：地、水、火、风。龙的两只眼睛是两颗珠，左眼是避火珠，右眼是避水珠，这壶的名字叫紫金八宝夜光壶。冬天使它喝酒，不烫自温，越喝越热乎；夏天用它喝酒，越喝越凉快，就跟冰镇的差不多。这酒壶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晚上用的时候，屋子里的灯光全部熄灭，嘍，你再瞧这把壶，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千八百盏灯也没它亮堂，这可真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奇珍瑰宝啊！

宋徽宗传下旨意，定于九月九日重阳大会这天，在皇宫